

570.5  
306.211

# 抗敵週刊

特種雜誌 爲新聞紙類

第二十六期

## 由外蒙出兵問題說起

石其

這不大因爲中共要人陳紹禹(王明)先生發表了一  
段談話，說「外蒙出兵問題，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問  
題」的言論，說外蒙不能出兵的理由，把外蒙與本  
國的關係說得「來而認爲是蘇聯的一戰支部，於是  
引起了後期刊物對「外蒙出兵問題」的爭辯。這件事  
，現在來說，也許是明日黃花，可是却值得我們嚴重  
的注意。

一、中國對外的抗戰，正如海峽先生在一「國聯對  
中國所以對國際和平而戰，是因爲國際和平是中國民  
族生存之條件，中國之戰，到是爲了中國民族之生  
存。」外蒙出兵問題，不論在事實上，理論上  
，它都有「整個中國民族之生存」而由兵抗戰的義  
務，使外蒙出兵問題，實際上就是外蒙的政治，  
而由兵抗戰的義務和法理上的。因此「外蒙出兵問題  
，實際上就是蘇聯出兵問題」的理論，不僅在理論上  
不能推負任何責任，在事實上也不是外蒙以青年所  
願意接受的。

二、論外蒙出兵問題，事實上不是對日政治  
認識不濟的問題，而是主觀上對政治認識的錯誤。  
日帝國主義的侵略人室伏高信氏在他的「大英帝  
國打倒論」裏，有一段話：  
「：：：自然，我們和德意締結了防共協定；爲了  
防衛日本共產主義的危險，我們當然沒有異議。：：：  
但是就其宣傳日蘇戰爭不可避免，這却是謬誤的，危  
險的。：：：日本對着德意的手自然好，與着蘇聯的也  
同樣的好。：：：」  
這是日帝國主義者的自供，這可證明敵人：次對  
我們的侵略，絕沒有「進攻蘇聯」的準備，其目的  
只在滅亡中國。

三、在「民族利益高於一切」的口號下，人們爲着各  
種環境的需要，本來已經走上統一抗戰之路了。但是  
，許多人明知這「中國之戰，到底還是爲了中國民  
族的生存」，而他們在事實上却始終迷信着「日本進  
攻蘇聯論」，因此，他們始終把「爲着「中國民族的生存」  
的抗戰，認爲是「保衛蘇聯東境的安全」，而把外  
蒙出兵問題認爲是「保衛蘇聯東境的安全」，而把外

蒙出兵問題，其危險而不可以  
忽視。因此，「外蒙出兵問題，實際上就是蘇  
聯出兵問題」的理論的出現。  
這是極端錯誤的言論，現在事實上不啻是直接查  
認我們對外蒙的立場，並且連他自己也不肯否認了  
他的中國國籍。

但是爲什麼「蒙始終到現在仍然沒有出兵呢？  
「外蒙人口共八十萬，並且每一人還有一個家  
庭，常備軍共計四萬人，就是每十個人中抽一個，  
也只有七八萬軍隊，沒有餘力來幫助中國。」這當  
中是具有一個極端困難而難解決的問題在。

記得去年大公報的社評說，「有一篇討論中國經  
濟問題的文章上說：『在中國向在迅速更進之時代，  
漢族爲唯一強大進步之民族，無更進步更強大之民  
族在經濟民族之外，經濟民族之教育，挑發，發  
動之機，則傳統的經濟政策，或可苟存一時。今  
則經濟四面，強迫經濟，思想傳播，連於經濟，則更  
有因後利用，以經濟編者，不謀以經濟，其更何以區  
付時代需要？』」是千萬萬種的一個嚴重問題，而這  
問題之所以嚴重，其原因乃是由於「帝國主義是全其  
界各民族經濟進迫的極主要的障礙和基本的來源。轉

抗敵週刊第二十六期目錄

9	由外蒙出兵問題說起	石其
8	德奧合併與抗戰前途	何家
7	最近以來抗戰的幾個缺點	何家
6	抗戰期中出版界之檢討與期望	哲揚
5	我論民主	正竹
4	文學的動向	維子
3	一週戰況	維子
2	說了幾道日本財政	維子
1	何論	維子

抗敵週刊 第二十六期

壓迫和剝削的方式，並維護這些方式來奴役，推殘和分裂漢人和非漢人的民族。(見「中國民族問題解決的途徑」)因此，我們由新疆，西藏等省之未作積極的抗敵救國的動員，就不難知道外蒙之所以未能立即出兵的原因了，何況外蒙所處的環境，較新疆，西藏等省更為不利呢！

中國對於國內各民族的態度，自來抱的是「大漢民族主義」，不是以武力壓服而強迫其同化，就是以「漢化」的方針，根本不作過同化異族的「文化教育」。

歷年來的所謂「治邊」問題，其一貫手法，不是用「其始用撫以馴服，及播種大而難馴，又用狼以制獲」的方式，就是「用高官厚祿收買其有力分子，制地封王，使他們各不相顧」，然後用「宗教的麻醉性來解脫他們好勇善戰的本質」。

政府既無具體的實際的方法來處理和教育這許多落後的貧窮頑強的民族，而人民復處處以歧視的眼光來對待他們，「於是國內諸民族因以有機不安之象，遂使少數民族疑國民黨之主張亦非誠意」(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使他們對中國政治組織的國民黨尚發生「非誠意」的懷疑，他們還會為祖國效忠嗎？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問題，這就是給帝國主義者以「播種分裂漢人和非漢人的民族」的機會。我們常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邊疆各民族還是那麼平常地在「閉關」，痛定思痛，我們不能不承認過去和現在民族政策的失敗。

外蒙的「附屬問題」，自辛亥革命以來就是若即若離的，民國十年「蒙古共和國」成立，這關係是更疏淡了。中央雖曾設有「蒙政委員會」，處理蒙藏事務，而且包頭還設有「中央政治分校」，以教育蒙古青年，可是蘇聯十數年的苦心經營，早已使外蒙赤化。所謂「蒙古共和國」，是由俄領袖土木巴托所創立的。而人民革命黨所組成的，他們直接受第三國際的指導，而中國內部的民族關係，始終還是維持著，強鄰環繞的處境中，外蒙之必然傾向於莫斯科。

，這是毫無疑義的；根本蒙人對漢族，主觀上的印象就不怎樣好，何況直接受着別人的「教育」，挑撥，就本帝國主義的本身，就是一個政治侵略的機構。因此，外蒙對今天，我們不能不說：外蒙的變遷，說它仍然是對接受中央政府的號令，沒有絲毫變易；但脫離我們，因此而把它一刀割去，硬把它活生生的，無論在事實上，在理論上，她仍然和我們有着經濟的和政治的密切關係。我們所責備的是政府年費數十萬的鉅額，而成績絲毫沒有，把幾千年來的一個土地被人割去。

在帝國主義瘋狂的噬嚼着人類血管的今天，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不論輪是受着赤色的和白色的帝國主義的壓迫，事實上都是一天逼近死亡綫上；因此，它們都是被壓迫的民族，都可能在推翻帝國主義的束縛的共同關聯下聯繫起來，結成鞏固的革命陣線。帝國主義想以「挑撥鼓動」的手段來分裂我們的民族，來衝破這個有決定國際意義的東方的革命陣線，以實現其併吞主義的政策，因而不惜以種種卑劣手段來割裂我們，破壞我們。老實說，中國這次抗戰，離不開「人通」上說，這是侵略者的獸行，但中日戰爭的結果，不論誰勝誰負，都必然是「一死一傷」。這，在帝國主義者的眼中看來，正是他們所盼望的，這可以代替他自己消滅了一個和兩個敵人；同時，極消地也就是替他們增強了對世界控制的力量。所以目前問題，是我們怎樣改善過去錯誤的「大漢族主義」的民族政策，而與在帝國主義懷抱裏的「非漢民族」重新建立起初步的關係來，使他們能真正覺悟到一切帝國主義的狼與萬惡，而接受本黨的指揮，共全建立真正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退一步說：總理的民族主義，是要我們「扶助世界弱小民族，共同奮鬥」。我們就把我們邊疆的各民族當做廣大的東方弱小民族看，把他們由帝國主義壓迫，如果我們不能扶助弱小民族，把他們由帝國主義壓迫階級的生後備軍變作民族解放運動的主力軍，我

們也就不能說：強盛的帝國主義的解放，動員邊疆各民族以爭取中國的獨立生存和民族的解放，這是目前我們神聖的任務，也就是爭取最後勝利的基本條件。所以對於外蒙出兵的問題，我們不要很平常的來看它，自然，倘若我們擴大到「外蒙出兵問題」是蘇聯出兵問題」的這種「忘記祖國」的理論上去看，當然是極端錯誤。我們今天雖然外蒙人飛機大砲的狼毒，然而身受敵人直接摧殘的蒙古民族，猶不能揮戈殺敵，則其他藏人，回人，苗人當然也不會起來殺敵了，這在我們抗戰的陣營中，是一個怎樣的損失！

我們對於今後的民族政策，沒有怎樣的意見！但，總理的民族主義，首先是要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這是一個基本原則；同時履行三民主義的文化政策，使四萬萬五千萬人均深切的信仰三民主義，接受黨的指揮，以粉碎赤白帝國主義「挑撥鼓動」的陰謀，這是第二原則；再則強化他們的民族意識，迅速的和擴大在把他們組織起來，以拯救祖國的危亡，這是第三原則。

同時我們也希望蒙藏各族的青年注意：一切危害祖國的思想行動，都是直接間接毀滅了自己；只有祖國的獨立存在，自身才能獨立存在。因此，無論現在受着任何有力者的壓迫和壓迫，而為祖國奮鬥的義務是神聖的，尤其是外蒙的青年，在強鄰環繞的境況下，祖國的危亡與自身有最密切的關係，尤不能努力掙脫一切所謂條約的束縛，迅速出兵抗戰，殺敵人的後路，以解目前華中之危。

最後我節錄盛岳先生的一段文章在下面，以盼望外蒙青年及一般教育從者的覺悟：

「非漢人民族的民族運動中之任何運動，與帝國主義者的勾結或對帝國主義者取『中立』態度，都無異是參加帝國主義圖謀鎮壓中國革命的戰爭。犧牲這一個解放運動，去與帝國主義者謀妥協，既有反革命的性質，又有反民族的性質，因此，非漢人民族謀自己民族解放的真正的革命戰爭，只有在「不調和」和激進的反抗帝國主義的基礎上，只有在與中國國民革命及民族復興運動密切的聯合的基礎上，才有可能。」

# 德奧事件與歐局前途

傳聲

從提出後通牒到俄入奧京，希特勒以一種非常的手段，四十三小時之內，「兵不血刃」的取消了奧大利的獨立，完成了他夢寐以求的德奧「合併」的計劃，這似乎近現代史上的一件「奇蹟」。

誠然，我們不能否認德奧兩國在歷史地理上的密切關係，使這一事件能迅速的達到希特勒的慾求；可是，我們更不能不認識目前的歐局，正充滿着促成此一事件的因素。自從登德爾伯倫「一腳踢出」英蘭以後，英國首相是毫無求全的弱點更暴露無遺，地帶權之下進行的英意談判，尤其給予侵略陣線一個「討價」的機會；同時，在意大利本身，目前正抓着這一機會，向英國謀東非問題的妥協，打聽他「大帝國」的基礎。在這種時候，中歐問題，不妨暫時對希特勒給以相當的默許，以收互相為用的效果。當然，許下尼格既不能得到墨索里尼的同情，又可能仰賴英法的援手，於是不能不屈服，不能不讓奧大利獨立的命運，和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來一刀宰殺！

奧大利是「歐洲的火藥庫」，是「歐洲的雞場」，過去一般人士就歐洲的大局觀察，已經給了他這樣的按語。奧大利過去在歐洲錯綜複雜的局勢中，苟延殘喘的生存了二十年，英法在對德限制的問題上，保障了他的獨立；意大利在中歐利益的問題上，容許了他的獨立；小協約國在自身存在問題的問題上，維護着他的獨立。奧大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帝國主義分崩離析不安貼的地方，也是各帝國主義處分得最有用的地方。

間接的予剝奪了復辟黨領袖史泰芬堡的政權，更會經用老底抽薪的妙計強迫許士尼格改組內閣黨定國社黨的政治基礎，現在更開門見山的將奧大利變成德意志的一邦，而「這成歐洲的新地圖」。這在希特勒誠然是得意之作，可是，在另一方面，却造成對法蘭西的威脅，對意大利的包圍，和造成英國的措手不及，小協約國的「自身難保」。

「德奧合併」對法蘭西的威脅是一種「非常」的；不成問題的，法蘭西是極端的重視，現在在法國已經又進入一九一四的嚴重局面，國內一時的政爭是在這嚴重局面下諒解了，邊境的防軍已經進入戒備的狀態。我們知道，在法國本身說來，這是一件非常難以容忍的事實。同時，在東歐方面，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國，他們所佔有的土地，包含着「一九一九時的「德奧共和國」的富源所在，他們依賴着這日耳曼的「德奧共和國」的富源，保持着二十年的「現局」。無疑的，在希特勒的勢力越過了奧大利以後，他們已經無法自保其安全，希特勒「決無領土野心」的表示，是不能保障他們將來的命運的，他們知道。

最近以來的戰局是較前穩定，在敵人的計劃和我們的預想中，敵人在前月是要舉全力攻我徐州，打通津浦，截斷滬海線。可是，經我軍分頭痛擊，到今去徐州仍我手中。敵因打津浦線企圖未遂，轉向平漢，同兩線進攻以策應津浦線之作戰，故久已沉寂的平漢同浦兩線的戰事又復活躍起來，此兩線雖

張伯倫內閣委屈求全的態度，最終還是不能滿足他「保持均勢」的大英帝國的外交原則，在事實上，希特勒已經告訴了他：而且，「嚴重抗議」結果只換得讓步，不特使大英帝國的威信掃地，而且大英帝國的前途生了問題；固然，張伯倫是穩重的，大英帝國是永遠「光榮獨立」地站在超然地位的，可是，事實始終是事實，事實却可以命他地走上一條新的道路！，這是一條冒險的道路！英國是「左右大局」的國家，這地方正需要他基於自身問題上的明顯的決定。

侵略陣線是一種利害的結合，意大利利用這一結合，他「開東非」的基礎；日本利用這一結合，擴大了他對華侵略的「聲威」；希特勒現在更利用這一結合完成他併吞奧大利的宿願。不過，一個利害的結合，也一定在利害關係之下迅速破裂，墨索里尼「雙地中海為意大利內海」的雄心未死，在歷史中，中歐以及巴爾幹，正與「羅馬帝國的光榮」有關；過去這兩位法西斯弟兄的交惡，未嘗不是因中歐問題難以妥協。現在暫時是互相在「利用」的場合上有着相當默契，可是，暫時的默契，未始不可以變為永遠仇視的根源。

現時，德奧「合併」的「約法」已經頒布，德奧事件似乎已經告一結束；可是，這能說是「結束」嗎？這也許正是「開始」。

## 抗戰以來對倭抗戰的幾個特點

何軍

最近以來的戰局是較前穩定，在敵人的計劃和我們的預想中，敵人在前月是要舉全力攻我徐州，打通津浦，截斷滬海線。可是，經我軍分頭痛擊，到今去徐州仍我手中。敵因打津浦線企圖未遂，轉向平漢，同兩線進攻以策應津浦線之作戰，故久已沉寂的平漢同浦兩線的戰事又復活躍起來，此兩線雖

### 一週簡評

#### 評英談義

英首相張伯倫氏，近欲樹立「集體安全」，想把侵略陣線的意大利拉攏，故在倫敦羅馬間舉行談判。他們的談判條件據說有：英承認意大利帝國；曾款整非；及管理地中海蘇彝士運河權等。

張氏在談判開始之際，曾一再聲明他不會放棄英國根本國策而投降侵略國，這是我們應該相信的，不過他這種手段却用錯了，要知道今日之意大利正在自鳴得意的時候，決不會向英國讓步，因此，談判的結果，對英國是一定不利的，假如此次談判結果，英國佔了便宜，而這種便宜也一定不會長久，這一個觀察，早為世人所洞悉，預幾天，意大利對奧國政變的態度，就可以見到意大利的本來面目了。

英國要是能發真正做到英法合作，英美瞭解，才能樹立「集體安全」，今張氏捨正路而不由，我恐怕將來的張伯倫內閣，一定「凶多吉少」。(哲)

#### 運保衛戰

敵人企圖打進津浦之計劃失敗後，反轉過來向晉南方面進攻，不數日而臨汾淪陷，更不數日黃河南岸之運關已可聞敵聲。

敵軍打進津浦，意在襲取徐州而截斷隴海；敵人進攻晉南，亦在搶渡黃河，奪我運關以截斷隴海。今敵人陣地與運關僅一黃河之隔，運關下不惟隴海截斷，可成威脅襄樊，如是則敵進與武漢之計得售。

運關是武漢之門戶，是華中之鎖鑰，吾人應致全力以死守。保衛運關，下所謂保衛華中保衛武漢之一

第一：各地游擊隊發揮了偉大的作用——第二期抗戰展開以後，在戰略上我們有一個極大的轉變，就是把陣地戰變為運動戰，陣地戰是一條線的防禦，這一線中有一點突破，全線就受影響，這在武器落後的我們是不合算的，運動戰是步步為營，守住許多多重要地點：由線的防禦變成了面的防禦，失去了幾個地方或幾個據點，不會影響全局，除陣地戰和運動戰之外，還配上游擊戰，兩週來各路均展開了這猛烈的游擊戰，其目的能與正規軍配合，故各路均予敵重創，尤以津浦南段，敵已佔領的「一點」，大部為我游擊隊包圍，所佔領的「線」，每多為我軍截斷，且在後方取大包圍形勢，使敵顧此失彼，張皇失措，最近太湖沿岸等地失而復得，得而復失，便是這一個戰略的運用了！

第二：我空軍積極活動——沉寂已久的我國空軍，最近以來又出現於空防了，在國內所表現的英勇的戰蹟不用說，尤以二月廿三日我空軍將士英勇飛炸台北的油庫及機場，完成了第一次出國殺敵的使命，不僅給敵人精神上一大打擊，提高了國際對我國的欽佩，同時我全國軍民對「最後勝利」的信念更因此而堅定了！

由於此次我空軍的神武的表現，說明了我戰術上陸空軍已取得了適當的配合，同時表現了我們的戰鬥力（包含兵員和武器）在第一期抗戰結束經過了一番嚴格的洗刷和鍛鍊之後，不僅恢復抗戰初期的戰鬥精神，就在戰鬥能力上更有極大的進步。

第三：敵人戰力的日漸消失已成無法掩蓋的事實——敵人打進津浦的目的雖未達，然此企圖終未放棄，由於最近敵向我臨海東段平漢兩路三路進攻，其目的顯係由此三路夾攻徐州，然因我游擊戰的運用得力，使敵首尾不能相顧，而以敵國內政府與政黨矛盾的急劇尖銳，反戰運動的興起；：：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離力因其內在危機的深刻及侵華戰略的失措以致在這一長期的消耗中削弱了不少。更由最近松井石根，抑川，朝香等的被召返國，及其微詞未成年死丁服兵役；：：等，在在均足以證明敵人已經步入日暮途窮的境地了。

第四：外交態度的轉變——在敵人佔領我首都以後，以為中國要向他屈服妥協，同時它為了得一個喘息的機會，故張皇地請第三國出來調停。可是事實上我們不僅沒有絲毫和平解決的意圖，相反地因南京的失陷更振奮了我全國軍民抗戰精神，這一個事實的答覆，實予敵精神上莫大之打擊。因此在對華作戰上表現了消沉和無能，其強硬的外交態度每不得不隨之轉變。由於近俄國對日態度的積極而日本反而多方設法相殺，並還有向俄妥協模樣的種種事實看來，更可以充分的說明了！

總之，最近以來的戰局是穩定的，有些地方，我方還變守為攻，由被動轉為主動，只要我們堅決的抗戰下去，並能靈活的運用我們的戰略，最後勝利，是絕對可以把握的。

## 抗戰期中出版界之檢討與期望

正竹

同世界各國相比，中國出版界是貧弱的，抗戰以後，中國出版界向中心——上海，在敵人炮火的威脅下，下貧弱的出版事業隨着一切工商業停頓下來，書籍

單行本不用說無新的出版，大大小小的雜誌期刊也很少維持下去的，但是這一個現象，終於因為全國國民對精神食糧的迫切需要，而從死亡狀態中漸漸甦生過來

有少數刊物在武漢復漢，也有少數刊物聯合出版，另外，更有許多新刊物風起雲湧的陳列到書店，雖然許許多多刊物質量上都是很薄，却也造成出版界一種特殊的繁榮。這是指今日出版界中心的武漢而言的。其次，又因為抗戰後交通不便，郵件遲緩，以及文化人從大都市流散各地，於是內地刊物出版，甚至有些地方從前沒有一份刊物，現在已接二連三的將創刊號印刷出來了，這似乎又是另一種特殊的繁榮。

刊物對於抗戰進行是需要的，這兩種由時代環境造成的出版繁榮現象，也是可喜的，甚至我們感到驕傲，敵人毀滅破壞我們的學校，圖書館，報社，書局，妄想我們底文化死亡，可是事實的答覆完全相反，那偉大的領導着民族復興的新文化正在有力的萌芽了！小刊物的大量出版，代替從前的刊物，是一個顯明的例子。

還許多小刊物在這個時期，責任是重的。使命是大的。但是檢討目前的各式各樣的期刊內容，是不是負起了對抗戰有益的使命與責任呢？很令人失望！大多數還是不能負起的，幼稚的刊物無力負起，這且不提，其中尤壞的，是有些刊物的內容，對抗戰不但無益而且有害，其實論的偏頗，態度的歪曲，影響所及，足以分化抗戰力量，使我們的抗戰失敗，所以這不僅是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而且是很嚴重的問題。

# 我論民主

維嘉

民主的意義是少數人對於多數人利益的保護，多數人對於少數人利益的保護，在對着民族散放攻擊言論，事實沒有能發揮，有一點小錯誤，不相互諒解，而拼命醜態，作者本身刊物本身是洋洋得意，然而民衆們看到這種刊物以後，生出怎樣惡劣的影響，他們是不管的，從意義的醜態中，是非黑白雖然終究可以水落石出，但是在民族緊急如此的時候，促成團結唯恐遲緩，還能夠以鬼域伎倆狡為言論分化嗎？編輯這種刊物的人，寫這種文章的人，無以名之！——可以說他是「精神上的漢奸」。

看法國一九一四年各黨派在「一切為祖國」口號下的各黨各派的團結精神，以及最近開潮糾紛在擴大，突聞德軍入奧的消息，大局急轉直下，開潮倏然平息，果國以「一九一四精神」相勉勵，重新聯合各黨派一致為國家應付當前歐洲險惡的風暴，這種愛國的情緒，光明熱烈，我們為什麼不效法？國土被佔領了，國難極大，抗戰還在進行中，「黨派」兩個字還在大家嘴裏嚼嚼，成爲隱憂，令人實在痛心！

大家都應該深切認識目前中國到了最後關頭，這時還要出些刊物來分化抗戰力量，就是國賊罪人，因此，我們請求犯了種種錯誤的刊物，從速將態度改換過來，——一切將黨派利益看了高過國家民族利益的人，都要將態度改換過來！然後，再力求我們的刊物，每一頁都對抗戰有實效有幫助，這才是抗戰期中雜誌刊物！——不整劃出版界應盡的責任，應負的使命。

爸爸在昨晚是一個出了名的夜裏回家得晏，他每夜每夜總有一些糖果，包之類的東西跟着他一路到里來回家時，爲了要我們等着給他開門的人有點想頭，所以我們也總是等他到夜裏一點鐘。

大軍。我於黃河南岸已駐有重兵扼守，且月來我空軍活躍異常，敵機渡黃河偷襲運糧之舉，絕遭重大打擊。

## 悼亡陣

本省各界追悼第三戰區抗戰陣亡將士大會，已於總理逝世十三週年紀念日舉行，第一日爲各界民衆公祭，第二日爲黨政軍各機關公祭，第三日爲各學校各團體公祭。

自抗戰以來，於茲半年有餘，我們能支持到今天，自然是由於舉國的動員，在這舉國動員當中，前線抗戰的將士把他們的血肉築成了保衛祖國的堡壘，因此今天我們還能在這個地方舉行追悼會，否則的話，恐怕大家早做了敵人的平馬了。

第三戰區的將士有很多是貴州的健兒，有很多是駐過貴州的健兒，現在他們爲了民族的生存，死在敵人的砲火之下，可是他們的精神却永遠活在我們的心裏，我們除了以一顆赤誠的心來追悼他們而外，更要緊的是踏着他們的血跡，肩起他們未竟的遺志，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

## 紀念

三·一八是北平民衆反帝流血紀念日，在全中國民衆努力反帝求解放的今日，尤其值得我們熱烈的紀念。世界上光明與黑暗正在戰爭，也是被壓迫階級正在向壓迫階級戰爭，一切反帝者正是被壓迫階級，一切帝國主義者正是壓迫階級，帝國主義的極端——法西斯，現在是如此的猖獗，反帝的努力也就應該格外艱苦激烈的堅持下去！

中國民衆在努力反帝，日本國內一部份人（最近被捕的人民陣線的革命者）也在努力反帝，還有許許多多弱小民族也在努力反帝。這個革命力量是大的，全世界反帝者應該更勇敢的前進，紀念三·一八，也就是取法三·一八反帝的鬥爭精神。



那時跟分點心吃的大，有兩個哥哥，兩個姐姐和一個現在已經死了的嫂嫂，我們六個人，四哥最窮，二哥最公平。每當爸爸的點心放在桌上由我們自己吃的時候，四哥吃的最多，而我總是哭泣下場，一大家團聚的天倫之樂，老是鬧得不歡而散之外，還得寄錢媽費一輪誰頭的甜言蜜語來引誘我笑，睡。

後來我們想了個辦法，爸爸帶回來的東西，由二哥包辦散發，平均每人一堆，這樣誰都沒話說。但是

### 一週戰況

我們得到一個認識：在各方面的表現，使我們知道，暴

目的力量是已經在開始崩潰了，他那種的弱點已經逐漸的暴露了出來。津浦線方面，自從他那打通津浦線的計劃失敗而後，南段在淮河以北的，完全不能立足，除懷遠尚留一部分敵軍外，其餘完全退走淮南。蚌埠曾與進攻合肥，但顯然已經沒有這種力量。津浦北段，右翼方面多有接觸，敵人想從日軍進攻臨沂，但臨沂方面我軍陣線却屹然未動。現時

### 戰事重心

已移至晉南。敵人以重兵一面由同蒲路南下，一面由平漢路轉道濟鐵路一帶西侵。合攻晉南。我軍在晉南方面，整個的改變了戰略，放棄了陣地戰而完全採取運動戰。敵人的勢力雖然循鐵路直抵風陵渡，但鐵路兩旁以及晉北豫西，大規模的運動戰已經一致發動，敵人孤軍深入，已感到進退兩難。他欲突破潼關的初志，已經無

這是於四哥不利的。他提出抗議，說不應當讓二哥「獨攬大權」那將會造成二哥的「狄克推多」政策；他說我們要實行「民主政治」。實行民主政治可以使他多得多得吃，換句話說，他不得權（利）的時候，他就會作與一些新花樣，噴說說得聲聲亮，言論正大之外還加上名辭新穎。其實他這番話的表現，失後後想得到利益時節的拚花。但是他的言論雖大得使我們無理可駁，講可於我們大眾的利益有損，我們終於維持他的「獨裁」制度到大家外散的前一夕，——爸爸離開我們去的前夕，我們都很快樂的深夜吃着東西。

又有一次，一夥朋友為了一點小利不可再小的事情，約定了期跟另一夥人「決鬪」。我被約參加到朋友的那一邊去，做一個「幫助人」。我們事先不聽一位大哥的調度，以為那位大哥自作主張，不採納我們的意見，凡事都命令我們去做：我們大家都不高興，於是「各自為政」，採取單獨行動。打架下臺，大敗虧輸，敵人採取的行動，却伴件在那位大哥的所料中；結果我們賠了許多錢，請人家上館子吃酒，還被人家罵叫豬頭，所爭的事件也告失敗。雖然我們分散的時候說下「三年再見」的英雄詞兒，如今事隔四年半，終沒機會來一次報仇，反而因那一次打架認識了許多敵人做朋友。事後談起，我們悔不該不聽那位大哥的話，他們（對方）却慶幸我們起內鬨（鬧民主），不然他們一定失敗。

如今爸爸已死去十餘年，我也好久沒參加打架之類的「集體行動」。

但是，到了今天，中華民族到了生死關頭的今天

，整個國家正在一個領袖領導之下致力於民族革命鬥爭的當兒，竟有人高呼「擁護民主政治」和「獲得民主政治」的口號。吾人姑勿置論於呼號口號的是何黨何派，僅就其在現時尚欲爭取政權之野心來看，已足備之。

現時來平「民主政治」，恰恰與我們打架時不應命令一個榜兒；而「民主政治」考之地位，多與我們分點。吃時的四哥一樣。換言之，他們也正跟我們四哥一般想使自己得到權利而「民主」，只要自己得權威就置全民族利益於不顧。此種「民主」，是否真正之民主，即令「為民請命」是實的事實，戰時根本無實行民主之可能。

再說，現時執中國政權之中國國民黨，亦並非「狄克推多」，假若讓其不生，去年十一月之國民大會早已開完，中國亦早進入憲政階段。中國國民黨奉行之三民主義，亦無處不在為民着想，民權主義即是行政政治之實行路線，中國人民要獲得政治權利，並非絕對不可能之事，現時正值抗戰時期，一切力量均應集中於一點以備統籌應用。只要中國得勝，國家得與民族得解放，真正之民主即在目前，正用不着吾人呼號求取。

在民族抗戰之今日，尚不積極準備走上戰場對敵人在殊死戰，反而在後方妄呼民主以破壞民族統一陣線，忽視民族利益者，其居心實堪痛恨。吾人現在應該深深認識：「一切破壞民族統一陣線，忽視民族利益之行動皆漢奸行動，一切破壞民族統一陣線，忽視民族利益者皆是漢奸」。

### 文學輕騎隊

黑子

近年來小品文與雜文以活潑的姿態欣榮的氣象出現於中國文壇這不是偶然的事情，而是有其決定的特殊性的。故此，雖然有人咒過小品文短命和短視雜文為非藝術作品，但小品文和雜文始終還是佔着文壇的



